太極圖說論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

太極圖說理數論五十二

或曰康節所著書本大易推衍而成紫陽謂其學出希夷止是術數二程亦似以術數輕之吾子所爲郤于象數與孔孟參差者殆以是歟余曰大易一書聖人所發揮乃天地自然之理數也豈徒占驗推算之小道云爾哉葢易書本由數起者也然非以數爲數而巳也其理即數而具備焉非數先而理後也有是數即有是理也大易理數之原本也安得以聖人

所成之易書止以術數比之哉伏羲之畫卦有畫而無辭數也而理在其中文周孔子繫之以辭合天地萬物幽明死生而有之理也而數在其中故伏羲畫卦以來文周未始有辭即以所畫卦爻起數定吉凶未嘗不可也惟夏有連山之名商有歸藏之號自古又未始無辭也猶龜之卜不過雨霽蒙驛克亦可占也此數也理在其中之說也文周繫卦爻之詞孔子衍十翼之義以理道發卦畫之蘊往來屈伸天道人事胥備于此以數推理而理益明以理推數而數益

著決天下之疑定天下之業猶龜卜用五後此繇詞相繼續而成書此理也而數在其中之說也然而河圖卦畫其彌綸天地之道也大矣豈徒爲揲筮而立卦生爻也哉以數揲筮特其一端耳聖人以天下賢知之人明于天道民故者少而愚不肖之徒日用云爲莫知所趨嚮者多也且天下大小之人凡理在兩可之間事無一定之際決嫌疑定猶豫人謀鬼謀必交畫而後行之可以無憾也夫天下之事亦決于一理而已矣愚者舉事詢之智者而定焉不肖者咸

吝之賢者而判焉而必質之至幽至隱之鬼神者以聖人畫卦合陰陽之道通幽明之理而有之其理之明而屬乎陽者人主之其數之幽而屬乎陰者鬼神主之也洪範七稽疑有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事苟無疑以人之理爲主而不及卜筮苟其有疑則以卜筮爲主而仍以理參斷之一從一逆吉凶並違則又有內外動靜之用其微與地然此蓋聖人畫卦以教天下法天地而順動合日月而貞明循四時而有序通鬼神而知吉凶者皆

在陰陽卦畫中苟能遍之豈徒揲蓍求卦之一端而

已哉揲蓍求卦與神物以前民用又若爲不著不察

（蓍自有○之畫本天地自有○之理人止以卜筮）

（易○聖人十翼可以○不作）

之人決疑定業居多耳周禮筮人掌三易九筮之名

然先筮而後卜貞悔二卦自合古法春秋以前不可

概見左傳所載多本義理以斷卦爻如卜徒父卜偃

史蘇史墨楚丘父史趙史墨史龜之屬能發明意義

他如陳文子子太叔子服惠伯以理決事其應如響

下至穆姜婦人陽虎作亂之徒亦能觀象占而知存

亡進退之理古之人以理自斷而以卜筮斷于鬼神

順則從逆則否非專以卜筮爲準也順則從者如晉文筮勤王而從納王之吉占是也逆則否者如郤子

通三才之謂儒讀此論者知之

卜遷繹而不從不利于君之凶卜是也其明于死生禍福一以理道爲主者大率如此後世人心潰亂史失其官移卜枚占謀及鬼神不以背義趨利爲凶而以逃難免死爲禍挖筮者忘其潰亂布筴者言多游移幾于有鬼道而人道可以不言者然雖鬼神亦且厭而不欲告之矣其道流失有驗有不驗士君子鄙爲術數而羞稱之其人比于史祝巫醫之人其學列

于農圃星相之學然其事至于今不廢雖殊方之上不用龜筮或責象于木石之微茫或取類于牛羊之朽骨亦可知陰陽鬼神無感弗通所在皆然也夫易一書自商瞿至田王孫未聞有所傳至施孟梁丘始以學名而其學已亡于西晉京房自云授易焦延壽以占驗見長不類聖人之道漢世别爲立學又漢初有費直得古文易書行于人間陳元鄭衆得之以及馬融作傳鄭玄爲註王肅王弼之徒從而暢其説以義理爲歸天下宗之此京焦王鄭分象數義理皆自

爲一家者也惟康節學于李挺之其授受本陳摶所
自來合象數義理而通之者也皇極經世乃推測步
算之數也而觀物內外篇天人性命之理存焉夫學
聖人之學自必得聖人指歸之所在河圖起于數謂
要言不煩
聖人不言數可乎然聖人言數亦止言大衍之數揲
蓍求卦之法而已伏羲畫卦倚數而起天地萬物鬼
神陰陽變化幽明屈伸之至理後之聖人莫不于一
卦一爻中發揮之帝王之參天贊地以治天下國家
聖賢之盡性至命以正心修已兼該悉備于此其指

壽之所在亦從可識矣學易之君子誠能居而安者易之序樂而玩者爻之詞體乾坤易簡之德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道濟天下樂天知命旁行不流新日新之盛德有富有之大業其居中守正進退存亡盡性至命窮神知化以盡陰陽不測之神有終其身觀象玩詞觀變玩占不能已已者（數之大大于理）雖極天下莫窮莫盡之數無不統諸吾心而不出其範圍又何庸舍此而更求之哉後世諸儒學易失其指歸于聖人卦爻十翼中所拜拜灑灑而言之者反爾吾既已知之矣日

於聖人揲蓍求卦之外謂其數若有所未盡而反復推求之如揚子雲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君實之潛虛五十五行其言理言數有增于大易有裨于大易者安在耶亦徒見其闕畧補湊且多謬戾而已矣至如京氏之學分卦直日其後管輅郭璞占驗奇中自爲至精卒如延壽所欺得吾道以亡身可謂學易而得其數矣可謂之學易而得其理者乎今天下星禽納甲相術祿命葬書形法八門握奇諸書窮巧極算支衍條析皆不外陰陽五行

爲之豈易與天地有二陰陽五行哉然而易之陰陽五行數也理在其中理見而數可以不見者也術家（量[illegible]之去手字[illegible]切）之陰陽五行數也而理不必在其中數見而理不必見者也術家各以一術求之自以爲與易之陰陽五行合耳非易之陰陽五行一如術家之說而術家能取而有之也世之學者必明易之數自必以易之理爲數易之理包乎數乃數從理非理從數者也雖極術家之智巧推測之其理苟不合其數亦小數而已故既多不可施之于事又有驗有不驗鄙陋之徒習

之又附會其說以炫世而求術之易行此其所以愈流愈卑而不足數也康節以元會運世論天地之始終及紀帝堯至五代以天時驗人事人事驗天時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及動植飛走之數述皇帝王霸陰陽消長古今治亂明大中至正之道苟非于天地萬物之理數默有體會康節又何肯出而訪道歸洛三十年環堵蕭然躬爨以養其親及居百源夜不設寢坐不再食久而學成所爲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一不本歷歷指數而言之哉然西山蔡氏稱康節自

爲一家古所未有明道以盡其所學須二十年伊川紫陽雖極口推服終以術數目之而宋世諸儒又莫不以老宿尊之者以其觀物內外篇頗得易書精微之旨趣也失其言理之精微不出易書之理其言數之深隱亦不出易書之數可知矣余於象數無所指授嘗讀其書而歎之以爲天地之大理與氣而已理無窮盡氣亦無窮盡必以元會運世窮天地之始終何爲乎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鄭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亦大畧言之

耳必以會經運以運經世紀帝堯至五代離合興廢以天時驗人事以人事驗天時何爲乎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帝王聖人以是歸諸天道而已而參贊化育裁成輔相其道不在乎此也而必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雷變化生成以求萬物之性情形體飛走草木又以音聲律呂窮萬物之數何爲乎自古聖人以大中至正之道於皇帝王霸辨其治亂盛衰判然可見今必以陰陽消長窮天地萬物者遂而論之何爲乎康節不過謂易書言天地萬

物之理其不離乎數者四聖人已盡其蘊矣易書言天地萬物之數其不離乎理者吾輩思日夜以發其蘊以求補四聖人所未備耶今其書具在無論能通其意如王豫季逼僧宗之輩究未得其要指而傳之卽其書果傳其與大易河圖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相合與否未可知卽其象數與河圖相合然與四聖人

康節書○雖言理數實以數言數

言理言數所爲觀變立卦發揮生爻和順道德窮理盡性以至命一若無所與焉卽雜之大易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帝王之盛德大業聖人順性命之

理亦無所補益于其間亦自成其爲康節之易書而已且其書又不無與太玄潛虛諸書牽合補湊以成其說者諸儒雖謂其幽深秘奧不得而知然如皇帝王霸必配以易書詩春秋謂昊天盡物聖人盡民以春之生夏之長秋之收冬之藏爲天地之四府以易之生書之長詩之收春秋之藏爲聖人之四府又若唐堯起于月巳星癸推而上之得天地之中數爲極盛之治然自堯之上推之豈無中數如堯之當之者溉不可得而知自堯之下推之豈無中數如堯之當

之者。又不可得而知。或不及乎堯之中數。而天又生堯。或過乎堯之中數。而天又生堯。或天止生一堯。雖當中數而終不生堯。必以一堯之中數明其盛。亦其數適合則有之。非必自然之理數也。而何溫引孔子贊堯如天以明之。夫孔子贊堯以則天。無名孟子引孔子贊堯以爲天下得仁。若以當中數引而稱之。不幾以堯之極治。雖堯自爲之。亦若天爲之者耶。至于八卦之止分太少陰陽四象之爲水火土石不過山亦謂以十數分配八卦。惟艮坎同爲三數。星日氣候分

布諸爻其八卦與文王不同莫能通曉此其爲說不免牽合補湊如太玄潛虛與納甲飛伏諸家言五行生尅皆附大易以自神其說者其術數之大小或不同其不必祖述羲孔諸聖人而自爲象數之術以傳于世則一也

自古相傳易爲卜筮之書四聖人亦以卜筮繫詞然天地人物之至理莫不包括其中非夫子十翼反復言之誰能發其精蘊後世數學惟康節得其傳亦較術家推測爲尤精能以四聖人發揮義理適之也若離理而言與術家相去曾幾何樵山將理數本原剖析無剩義可謂包舉大易一書

太極圖說理數論五十三

或曰上蔡謂堯夫精于易數人事之成敗始終禍福修短推測無差而二程輕之何哉余曰夫子言作易之聖人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言學易之君子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且制爲卜筮以前民用非可以前知何以見聖人吉凶同患之情哉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邵伯溫系述曰數者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紀也定于幽而驗于明藏于微而著于顯此亦言數之至詳

矣夫以天地間必有之數而聖人于易衍之儒者必以數非所尚而少之是不惟不知天地之數卽天地之理亦必有未能通貫者矣二程之不欲學之且若輕之者非謂有理可無數而輕之也蓋理行乎陽而數在其中人主之者也數者行乎陰而理在其中鬼神主之者也君子以理爲數不以數爲數理之所在卽數之所在也故行乎陽也一若有理而無數者非無數也鬼神以數爲理不以理爲理數之所在卽

分點如鉄日光明小象走孤吉橫而不能下

理之所在也故行乎陰也一若有數而無理者非無

理也蓋嘗推其所自生氣以理爲主數以氣爲主理能包氣數而主之數不過本氣而有之本理而行之耳此伊川問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對以知易理爲知天能知其說者可以知理能包數數不能包理斯眞通乎易道之原本者矣今康節之數當世所稱神妙莫加焉者也如云占屋知成毀占雷起何方靡不奇中然嘗仰天官一家言之其推步天體星日如示諸掌猶不免有過有差有驗有不驗今以天下之大事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

經推算毫髮不爽無論其不能無過差與驗不驗節能無過差無驗不驗康節一人也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爲而爲之人也而鬼神矣居一鄉一鄉之人從而咨之訪之居一國一國之人從而咨之訪之問于時而升于朝君臣上下決大疑斷大策莫不咨之訪之是聖人能教人以理不能教人以數者康節能教之聖人止能以卜筮之數使人乞靈于枯骨腐草者康節能以卜筮之數使人乞靈于講道修德之人且康節生平爲人德氣粹然亦吉凶與民同患之人也行

遊城市中士大夫聚其車音側屐迎致兒童奴隷皆知歡喜即庚桑楚之居畏壘尸而祝之不是過也乃康節終不欲如嚴君平司馬季主卜筮謀食寧躬爨以養其親者何耶豈以數往知來其道近鬼犯陰陽鬼神之忌故不爲耶嗟乎天之有數其在世紀治亂人事禍福即天之有命也天賦以理謂之性以數謂之命人之有性即人之有理也人之有命即人之有數也無論其道近鬼犯忌與否即無其忌而術之著矣宣之話言人歎其先覺家奉爲如神然亦止能如

鬼神先知之而已不能使其避鬼神而逃之也能知
術家遇此便是君子下李主一謂不問子食之人亦
其吉凶禍福教人修德以免之改行以回之而已其
能免能回與否在其人自爲之非吾能言之吾又能
使免之回之吾能有所與焉者也是人之有數一如
人之有命所爲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非耶人之有
理一如人之有性所爲惠廸則吉從逆則凶者非耶
然則古之聖人教人以敬勝吉而怠勝凶從欲凶而
從義吉不俟卜筮而趨避之道一言一動無不有以
自主雖鬼神亦無所用其佑之者其視人終身貿貿

然一旦有事抱筮問易吉凶既兆而始求所以趨之避之不已末乎且聖人即因卜筮而教以趨之避之鬼神亦以卜筮告人以趨之避之究之其能趨避與否在其人自爲之雖鬼神亦無如何自然之理也聖人惟同患之心無已作爲卜筮著之象詞以斷人之疑而成人之務學易之人亦以同患之心無已因所問而告所占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禍則勉之以修福則持之以徹無非本天道以歸于人道其言數終于乎理而已矣故聖人以理言數此不必卜筮而可以

前知者也一言一動方興而知其必敗未遇而知其必昌是也以數言理此以卜筮而使人前知者也一

然理其論精析詳盡

卦一爻非德而吉不爲吉是德而凶未爲凶是也或曰然則數之有定若此而又制爲卜筮所爲不疑何卜筮以是歟余曰然聖人非徒敎人不疑則不卜而已也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聖人于神之所爲亦既已知之矣豈必康節有所傳而始盡其妙歟然聖人知之一若不知之其理可窮一若不

壬吉未發之秘無不在聖人已言之中

必窮之者聖人以爲必知必窮其爲鬼道之害猶小

而爲人道之害爲大也天之生是人也非謂止予以富貴不予以貧賤也止予以安樂不予以患難也然人生氣數中在富貴天卽與以處富貴之理在貧賤天卽與以處貧賤之理未嘗以富貴者生而有以安其富貴貧賤者生而無以安其貧賤也其在安樂天卽與以處安樂之理在患難天卽與以處患難之理未嘗以履順者得其所亨處困者失其所亨也故有德與命而富貴無德與命而貧賤天之所爲也有德

不從正面說反面必不明立言之旨必如此

無命不以其道而貧賤不敢不安其貧賤無德有命

不以其道而富貴不敢自安其富貴人之所爲也又何怨尤之有哉有才與時自致其安樂無才與時自嬰其患難天之所爲也有才無時不以其道而患難不敢不行乎患難無才有時不以其道而安樂不敢自有其安樂人之所爲也又何怨尤之有哉故古之聖人有德有才則升之庸之無德無才則絀之罷之君子在上勞心以治人小人在下勞力以事人上下辨民志定以齊人事之不齊以齊天道之不齊知有理而不知有數而數在其中知有性而不知有命而

命在其中。使之並生並育于久安長治之天下。此立人之道之所以大也。其時之君子富貴而處安樂也爲忠臣爲孝子其處患難也臣死忠子死孝苟貧賤而在下讀書修行無所敗吾安樂也遊也遇蹇無所避其患難也至于小人則父子夫妻戮力安家是爲安樂矣凶荒死亡仰事俯育有所不足是爲患難矣在上之人既有以豫防之又有以補救之人人各盡其性。卽人人各順其命也。人人各得其道。卽人人各安其數也。雖世有汚隆之不同人有賢否之不一世

事若廢而終不能廢其道若缺而終不能缺焉者也
今如一日也世教淩夷流極不反君子禪操存而樂
放縱小人厭勤苦而求便安見義不爲走利如鶩加
以二氏之教鼓蠱人心棄實有而談虛無舍聖賢而
事神鬼變養性存神之道求長生不死之方瀆亂陰
陽墮壞倫紀其人自爲超神聖之人其道自爲小天
其害道後至此人猶不悟
地之道內無主持敬慎之心外有肆無忌憚之教使
其惡其惡民之心
天下之民汲汲皇皇惟已是利何論君子小人皆可
富而不可貧可貴而不可賤可存而不可亡可生而

不可死可與其安樂而不可與其患難之人嗚呼人心風俗一至于此是誰之過歟大易一書言理莫如乾之首卦群見惕躍各以其時至于亢戒以進不知退存不知亡得不知喪不徒以進與存與得爲吉而利退與亡與喪爲凶而不利也今則惟知利則爲進不利則爲退利則爲存不利則爲亡利則爲得不利則爲喪其進與存與得而不失其正者已無之矣况於退與亡與喪而求不失其正者猶幾行其人乎若氏之道以退爲進以亡爲存以喪爲得佛氏之教並

進亦無退。無存亦無亡。無得亦無喪。此其所以終流于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老人而已矣。生平修身立行非誘于有命。卽誘于無才。一旦臨去取決從違見利則趨。知害則避。其則下。悖德悖禮。雖吉亦凶。死孝。死忠。雖凶亦吉。卽令詹尹司馬季主。蓍筴拂龜而告。以趨。避亦奈之何哉。且聖人所爲數者。卽鬼神所爲理也。人以爲命。聖人不以爲命。人以爲數。聖人不以爲數。涉天下之險難而能通。處天下之困窮而能變。此所謂有理無數。而非無數者也。命在天。鬼神奉

天之命爲命。數在天。鬼神奉天之數爲數。豈于德者。嗇于遇而不能移。嗇于德者。豈于遇而不能易此所謂有數無理而非無理者也故數之爲數原本乎天雖鬼神莫能逃況于人乎卽能以其數知人死生禍福因占以告其應如嚮終不能先事而爲之必事後而見之故其數之巳定雖十年百年可以先知如元會運世一本陰陽五行生尅變化於易豈乘除推之而非聖人之所尙也此吾所爲學易者必得聖人之指歸而後可也後世京焦管郭精于推算而鍾昰語

孫純曰吾命付天顏含對公明曰自有性命亦可云知理之不惑者矣近世以卜筮占驗未足炫人如李少君新垣平假鬼神術以眩人求自全一身而不足況求其有裨于人之毫末哉適足爲人道之害而已矣程子言數至康節始一本于理故其言數雖精終不自炫其所長未嘗指授其門人以傳于世讀其觀物內外篇言天地之理亦至精矣而數不足多也使言數必如言理聖人於易書蚤已言之矣

上篇言理數之原本此篇言理數之條目支節通

徹合一詳悉論之惜乎聖人繫十翼將有請益如
或問者使其言與桂山相印證然桂山自言所
不言亦從聖人已言得之眞心得之學詣

太極圖說論儒論五十四

或曰周程張邵有宋大儒至言性言仁言理言數亦如言有言無與孔孟多殊旨諸儒願學孔子而僭若此其于聞道爲何如者耶余曰諸儒于孔孟之門皆能知能行之人也其淵源所自吾不知果出何人亦其深造而自得之耳然以比于曾子子貢親承一貫並稱聞道之人百世而下亦未敢以爲然也道可與知未可與行謂之不能行則可不可并謂之不知也可與適道未可爲聞道者謂其未能聞道則可不可

謂其所知所行。於道邇而遠之者也。蓋聞有淺言之者。多聞多見是也。聞有深言之者。朝聞夕死是也。聖人之學。至四十而始不惑。以其知至不惑也。豈前此十五志學。三十能立。非知而何。以學非知而何以立

讀聖人書窮理必入其中論理必出其外非汎者

耶。不惑之知。聖人窮理已至之知也。五十而知天命

讀聖人書者耶能知之

以其知至天命也。豈前此四十不惑。猶未能知天者耶。知天之知。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知也。此子貢之多識。不至一貫。不可謂之聞道。曾子之忠恕不至一貫。不可謂之聞道也。假使子貢曾子生周程張

郤之時本吾聖人之道取百家二氏之說一一指求之有指而斥之者矣寧有進而與之者乎有辨其非（升孔孟之堂而自言之諸子亦皆相視而笑）而獨明其是者矣寧有疑其是而謂未盡非者乎使二子而於吾所爲道吾所爲天之外猶有一毫有無疑信之間一若推而遠之一若引而近之是必以聖人之道猶未至而所謂道一者猶未爲定論也以是而親承一貫可謂之聞道之人不可謂之聞道之人耶此可以明四儒學問知行分量之所及矣昔程子語介甫曰公之談道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

言極其分明如某則上尋相輪辛苦登攀直至十三級雖未見相輪能如公所言然我在塔中去相輪漸近此喻聖門學道之人為甚切蓋能知之人不可即謂能行之人能知能行之人未可即為聞道之人故一貫之說人人皆聞其不知者固有其知之一如不知者自古及今不獨孔門一堂為然也乃程子又言介甫只是說道纔說道便不是道夫說道而不是道五經四子書無一字一言不是道謂之無一字一言是道可乎此與伊川言道而可樂則顏子不樂之說

一也盍道之有説卽學之有講也不講不明求知之一法也於道之得不得何礙焉且得道爲樂非樂樂何事耶色耶聲耶貨耶利耶道之所不有也功名耶事業耶欲之樂之非性分之樂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其面粹然其背盎然四體不言而喻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斯真性

無不剴切千古若論者誰能道之

分之樂也卽欲以浴沂風舞活潑潑地當之然其樂亦從性分之源本所流行而見之者也今反舍其源本而但尋其末流可乎不可乎孔子浮雲富貴以其

不義也不義而不樂義則不富不貴而吾之所樂自在義中苟舍仁義禮智根心根性而非樂必以心無其心性無其性為極樂其樂非吾儒之樂其道非吾儒之道矣（吉吐道化不見喻之）孔顏果別有所樂是孔顏獨樂之樂不與人其樂之樂數千百年不傳之秘妙七十子之徒終日親炙而不能得之者必俟後儒等求而始得之亦必不然之理矣紫陽嘗非象山似禪宗以其說到指歸只是不說象山口舌機鋒秘而不發此宗門誑人之餘伎耳程子只認向上一着聖人不肯說不肯說

所以有予欲無言之歎不知聖人未言予欲無言以前既言予欲無言以後無日不欲無言無日不能無言雖至老而刪書贊易無一非言無言一歎亦吾無隱爾無行不與之義耳即四時行百物生不言之言如子貢自能喻之若乃學道之人功候已至一呼一唯原無多言又豈掃却語言文字而始然不掃却語言文字而不然者耶宗門翻釋迦之案立頓悟之法於吾道了無干涉今必以纔說道便不是道纔說性便不是性纔說樂便不是樂爲聖人亦有向上一着

掃却語言而不知厥學孔子之人茍于參乎賜也一以貫之如此直捷示人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都此痛學至透宗論亡玄妙切戒人不能合其意旨而深喻之其于道之間不聞未可知也嗚呼聖人往矣不得而見之矣皆由不從聖人所已言求之反從聖人所不言求之之過也故胞與言仁何嘗非言仁而不得為聖人之言仁氣質言性無善無不善言性何嘗非言性而不得為聖人之言性皇極言數何嘗非言數而不得為聖人之言數且胞與言仁何必以釋氏言仁而不知其入于釋

氏之仁氣質言性無善無不善言性何必以告子釋氏言性而不知其入于告子釋氏之性是極言數何必本道家言數而不知其入于道家言數豈眞以釋氏告子陳摶之徒所授受有加于聖人之言耶惟其生平學識所到見聖人理一分殊爲是又見民胞物與爲是遂若墨氏兼愛釋氏平等其論仁未盡非也

所爲本是人所折衷之其言所[illegible]

于是西銘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而謂吾自

之要[illegible]

論其仁見聖人言人性本善爲是又見氣質之性爲是遂若告子生之謂性無善無不善釋氏心無其心

性無其性其論性未盡非也于是遺書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而謂自論其性見聖人大易言數爲是又見天地陰陽萬物變化一一有數爲是遂若希夷之所指授李种之所遞傳其數未盡非也于是皇極經世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而謂自論其數故凡四子所論說而著爲成書非謂知其道爲同儒旨以斗議道人建裏步野在此合大路而入曲學異端而必有取乎爾也亦非謂知其道爲曲學異端而必無取乎爾也亦若以吾于曲學異端棄其按極亦在此粗而擇其精斥其非而存其近是以補古聖所未全

昔賢所未備自以爲見道之至而立言者也而不知道一而已矣開天之聖人聰明睿智天實縱之究性命之根源窮道理之極至于聖以是傳心百王以茲立教歷數千百年來使堯舜於是道猶有所未全必俟禹湯從而全之文武于是道猶有所未備必俟孔孟從而備之則是開天之聖人於性命未聞之先究其根源猶非根源于理道無名之始窮其極至猶非極至于聖百王遞相祖述原有未全未備必俟數千百年後又有過于開天之聖人別立一大于吾道人

下吾天者吾從而資之取之以補吾道所未合於天所未備嗚呼豈非天下大惑不解之人哉今則程張邵諸儒考其生平致知力行以存誠主敬爲木出處語默卓然師表從遊弟子信若尼丘私淑諸人流風仰止雖遭逢非時邪正水火指爲僞學斥爲黨人至今尊之信之望爲守先傳後之人者惟至于天人性命之本源必與孔孟有殊旨當時猶有未信後世不免疑之乃四儒著論立說天下非之而不顧者亦不遡裁于二氏之言虛言無一若實有其理爲前聖不

傳之祕旨耳所以然者由有宋諸儒未嘗以從事老佛爲諱雖曰求之無所得舍而去之究于有無虛實之間不能破其樊籬決其根底斬關而出獨立無倚爲聖門砥柱人耳昔孟子之闢楊墨也不過爲我兼愛之說耳乃至比于無父無君斥爲禽獸而距之豈其無所爲而然耶四儒於二氏未嘗不辟而闢之亦推曰吾但取其迹而闢之巳足以闢之矣至其言心言性是何心何性亦徒相與推而入于虛無寂滅無窮無極中指一無以示之使人終其身于杳冥恍默

求之了無歸着既不能破而出之自必折而入之亦其勢使然也周部論釋氏絕少多本道生天地立言故周子無極之說棄而猶存邵子太極之旨推而益上彼四儒之闢二氏豈不知孟子之闢楊墨如是其甚耶天下之理疑于彼者必其不能信于此也執其兩者必其不能致其一者也故聖人之上達止于下學達之而諸儒必于上達求之聖人之不言無即于言有有之而諸儒必于言無求之誠能不惑于二氏猶能篤信吾聖人其于一貫之旨又豈必聖人呼之

而後知不呼而不知之理余嘗謂有宋諸儒其能篤
信聖人者惟紫陽一人而已非徒集註經書一字一
語闡明道理而言也即其推崇諸儒所著成書必廣
引曲解求無偣謬于聖人尤足以見之如民胞物與
伊訓爲其理一分殊紫陽即以理一分殊解之張程
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紫陽即以萬殊一本一本萬殊
解之邵子推步之學鮮能通曉紫陽即以生死盛衰
自有此理解之一如無極太極終以無形有理爲解
亦不欲使人顛撲破碎而後已然究竟于無極未嘗不

疑二程不說微意論理一而分殊未嘗不知人須于意言之外求之論氣質之性未嘗不以天地之性即墜在氣質之中論繼善成性未嘗不謂橫渠見解有差論康節更易四象未嘗不云彼要如此說終以術數歸之此非篤信聖人安能于可以引歸孔孟處無不引歸其不能引歸孔孟處又未嘗曲為引歸而微以己意申說之豈紫陽智識學力能遠過四先生哉不得其[illegible]心源師四先生未何嘗之有亦其篤信孔孟之道至切至實故于疑似之間一一滌蕩之耳非既信其人之說而又疑之既疑其人之

說而又信之眞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或曰吾子論紫陽有功于聖門其傳道解惑較周程張邵爲尤大而象山之徒多以紫陽晚年反約追悔前非近世儒者又多以紫陽註書執巳見說詩論易增補聖言移易章句訾議未有巳何耶余曰五經四子漢儒止有詁訓使人自通曉其義理而巳至宋儒始取其義理而發明之如周程張邵所著成書多發其精蘊又各立講堂教授生徒孔孟之道大著于天下紫陽又從而句櫛字比爲之集註無非使後生小子習其

讀而知其意旨之所存卽有增補移易以己意爲聖賢伸說非如漢儒擬經作傳自出己見不知而作者可比也卽解易多主君臣立說亦本二與四三與五貴賤遠近不同言之凡諸卦爻說象數少說理道多亦本夫子贊易以明理爲主惟解詩舍小序而鄭衛多歸淫詩馬氏端臨論辨最爲精析雖執己見亦爲後學講解惟求不悖于理而已矣後儒摘其一字一語詆毀不已又援引古本以更定爲非蓋自秦火焚書經子諸書散失紊亂考訂敘次意在嘉惠後人苟

于道理無乖離自執已見如馬端臨論詩序參曲詳
盡而論辨之假使紫陽得見是書未有不俛首歎服
舍已而從之者也觀其改大學誠意章始與目其盡
心盡志以求無憾而後即安孟子而後篤信聖人亦
察其倫擬已後儒不察假以晚年與象山書悔其前
此闢見着力此乃從事象山之徒以管窺之見而附
會其說耳紫陽生平非博學于文安得反約而步階
于道學問有進有舍自是如此何悔之有象山尊德
性為生自視習力高于紫陽以程子與介甫說相詩

言之恐亦未能免此後之人奉孔孟之教而論定諸儒學力以紫陽賢于象山亦非阿私所好者也嗟乎孔孟而下二氏之教浸淫千七八百年吾儒之傑出者無不出入二教中宋如象山明如文成不免爲人所指摘然亦終不能奪所守若明世陋儒作原道評論推諸聖人之上而尊崇之甚矣吾聖人之道如日月之不可踰天之不可階而升于此不尤信哉

二程張朱闢佛氏之說甚多止能闢其與聖人顯然異者耳至其心之所許爲畧同者自在也然終

不若明世沈士榮管志道直以佛爲聖老爲智也

爲仁之謬妄一至于此也蕆此篇論當如辨其非

又明其是非責備賢者又爲賢者諱也專爲附先

聖放淫辭而發其心良苦當仁不讓聖人有言豈

若左程朱而右王陸出奴入主之言耶

太極圖說明道論五十五

或曰吾道之大一本于天孔子謂一以貫之孟子謂道一而已百家之說亦稱小道於道亦必有所本二氏之徒言道德言心性未嘗不言天使道有二道則天有二天命亦有二命聖有二聖性亦有二性以之治已則學有二學以之治人則教有二教而天地何可以恆久民物何可以生生夫子所謂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者不其然乎吾子以吾道之實有所二氏之虛無乃二氏又未嘗不言彼之實有人信其

言虛無已若此況彼言實有而不尤信之乎非更言彼之實有亦非吾之實有可得入吾道而亂之而吾道之為一道雖孔孟未嘗親見二氏而放之斥之一如孔孟之放之斥之而吾道自嘗尊于天下余曰吾道之嘗尊于天下由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自天子以至于庶民無不其知之而其由之者也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常尊于天下始可謂之常尊于天下非堯舜禹湯文武之世未嘗不常尊于天下而不可謂之常尊于天下其源流本末豈無故而然哉以堯舜

禹湯文武之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無不共知之而
共由之者也堯之傳舜人知堯知舜爲聖人而傳之
也不知陶唐氏之民無知愚賢不肖莫不知舜之爲
[illegible]在其中[illegible]也
聖人而樂其傳之也舜之傳禹人知舜知禹爲聖人
而傳之也不知有虞氏之民無智愚賢不肖莫不知
禹之爲聖人而樂其傳之也堯崩而舜繼之舜崩而
禹繼之堯舜得而知之而主之者也舜避堯子于南
河禹避舜子于陽城堯與舜不得而知之而主之者
也而天下之朝覲者訟獄者謳歌者不之堯舜之子

而之舜禹此非其民人知其爲聖人莫不敬而信之而能如是乎至禹之傳子旣皆薦益于天禹之所得而知之主之者也而天下卒爲啓有禹之所不得而知之主之者也天下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豈非其民人人皆知益之賢不必加于啓莫不以啓爲吾君之子相率而奉之乎至于湯之放桀武之伐紂此二王者皆奉天而行者也乃天下之民東征西怨崩角稽首如是者非人人知其能爲生民主翕然而從之乎以至舜之側微河濱雷澤從而化之

泰伯逃荆蠻從而歸者數千百人類如是也由是言之唐虞三代之民無智愚賢不肖有一人不明于大道而能如是乎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之言本[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

夫民也而至以天歸之亦以民之心即天之心民之道即天之道而已矣且不特此也伊尹之放太甲也非臣道之常也其放之而又復之也亦非臣道之常也民何庸知之放之而大悅反之而又大悅[illegible]人[illegible]之尚有其君不賢臣可放廢為疑而當時之民並無見升韋顧昆吾無君臣上下如後世操莽懿裕之所

爲而人人信伊尹之志如信其家人父子而能如是乎且不特此也古之帝王以此道修其身即以此道教其民無二道也上則有師保以論是道于朝下則有學校以迪是道于下故人主聽政自公卿者艾而下瞽史矇瞍獻箴獻典以至百工庶人執藝傳語皆有他哉上下相知相守一道而已是道則從非道則逆所謂一道德而同風俗者非歟下至春秋天子失德列國雄長齊桓晉文猶假王道以維持之道墜教湮禍亂滋熾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雖亂臣賊子

戴天而爲之未有不因其君無道民弗堪命而得行其志者也至戰國殺人如刈草孟子猶得而稱之曰民爲貴得乎丘民而爲天子以其民雖非如聖人之徒銜仁行義知性達天之民其于人倫天德成已成物之道未嘗不大明于天下也子於此而推論之雖世之治亂人君之賢否有不同而道之爲道有二道乎無甚道乎自在上者失其道統而教統亦失旣不足以作君又何足以作師大道不明人心放軼處士橫議學術猖邪穿一鑿之小明測天地之廣大執一

端之知術迂聖人之化神欺天侮聖惑世誣民嗟乎
○從○打○發○中○自○賢○新○文
使春秋戰國時必俟堯舜復生禹湯再出而無孔子
繼其統于前孟子明其教于後舉天下之民不至流
于異類者幾希矣然而孔孟之所承者師統也非君
統也堯舜禹湯文武作君而作師養之教之其不率
不廸者變化之其奇衺左道者誅之戮之其時上下
拾天○下○初○理○孝○不○川○女○有○ワ○雄
之人奉一道猶行一路而已孰敢不由焉其化天下
猶化一鄉而已安有不成焉至于孔孟修身立行著
聞于一邦漸被于四國本非主所傳之道法明時君

所布之政教以行其道于天下又安得如堯舜禹湯之爲君天下之人無作好而遵王路蕩蕩于上而化成于下哉然其所以敬承道統憂世覺民一若死生以之者惟在黜異端排邪說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故夫子於匡之日未嘗知其不死于患難而不畏之也喟然而歎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其生死任道也如此其時之百家小道亦間有之而二氏之教漸有其端如子桑伯子之簡近于黃老或人以德報

怨之說近于釋氏孔子已斷斷然戒之不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即曰索隱行怪吾弗爲之不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即曰小人不知天命狎侮大人其所上告君卿下訓弟子者有一不本于千聖百王相傳之一道而爲道者乎至孟子則無一不原學孔子而爲之者也以距詖行放淫詞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致禍于人之入禽獸以天之生民有我則治無我則亂當之而不辭者亦以此道爲天之道聖人之道天下人古今共由之道天之生我舍我其

誰而使一二詖行邪說之徒一言得而入之一致得而雜之不得上愧守先待後之古人天下後世必有謂吾執德之弗弘信道之不篤不得爲聖人之徒不俟人之追論而懼之矣今吾子猶以吾之實有即能勝彼之虛無未必能勝彼之實有吾又安從舉大聖賢人不言之道于道之先不言之天于天之上取彼所爲實有者而破之乎古之聖人莫如庖犧氏非天之聖人乎於河之出圖不過點畫而已仰而觀象川月星辰而已然豈徒日月星辰而已哉俯而觀法[illegible]

川草木而已然豈徒山川草木而已哉又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然豈徒文與宜而已哉又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豈徒身與物而已哉雖神明之德可通又何有于可聞可見者乎雖萬物之情可類又何有于不聞不見者乎夫以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生特出之一人盡天地萬物幽明死生鬼神變化無窮之義理于卦畫因重之中莫不有以傳之而示之使天之上地之下更有可窮可測之義理未經宣洩必俟又有聖人補其未備發其未言是此易之卦畫亦

止上古相傳不全不備之書冊而已矣何以夏之連山商之歸藏相守相傳而迄于文王繫卦周公繫爻又無一義一理出于天地萬物幽明死生鬼神變化無窮之外而發明之使于天之上地之下更有可窮可測之義理未盡宣洩又必俟後有天生聖人補其未備發其未言知三聖所成之易猶爲不全不備之書何以孔子彖象十翼中又無一義一理出于天地萬物幽明死生鬼神變化無窮之外不過舉三聖所畫所繫之成書一一取而發揮之而一言以蔽之曰

易有太極乃二氏之徒有何知何識能窺測吾聖人是何意旨徒指聖人于天地之先未嘗不言太極生兩儀與彼有生于無與存于空之說亦復何殊塈乎彼華山道士鶴林老僧皆二氏傑出之徒也使二氏果有是有生于無與存于空之道二氏之徒亻能言之自能發之又何取乎孔子太極一語而剏圖剏說以明之且二氏之徒指虛無而談玄妙極其意之所至何所不言又何取此一語強爲孔子亦言太極何二氏無可托老莊盛出不以近情亂理欺之必不言無極而謬引以相矜重乎此可知其舍吾儒

有而言虛無自知其言虛無必有所不足也不得不舍虛無而言實有又自知其言實有亦必有所不足也不得不強引聖人之一言以証之亦可曉然而喻矣子必以彼之言實有取吾之實有而破之吾終不與子言則吾向所爲道之外更無空虛寂滅之道天之外更無空虛寂滅之天子之惑終無已耶無已又安得不即彼所自言之實有以破其實有苟人即二氏之實有亦二氏之實有非吾儒之實有庶二氏之虛無亦二氏之虛無非吾道之虛無吾道之止有實

有而更無虛無吾道之爲一道從可知矣

要破二氏之實有先明吾道之實有以實有較實有其實有可破又何所容其虛無哉其言有本柱山自占地步着實處